



册府元龜
卷之八百五十三
至五十五



13
849
278



門 4 3
類 849
卷 278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共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三

姻好

周禮媒氏掌萬民之判蓋以合二姓之好正三綱之
倫上以奉宗祖下以昭嗣續中古三十而娶二十而
嫁所以參天地之數也仲春之會三星之期所以順
陰陽之序也乃至始冠而成室既笄而言歸示為父

端表適人之道三代以降六禮具舉冕迎不以爲重
廟見必至於肅御輪莫鴈其儀克恭施於結禱所戒
尤慎故曰婿之父爲婚婦之父爲姻人倫之本莫斯
爲大亦有知賢而可妻貴德而忘醜靡取高援自成
嘉樹是則標梅之詠于以及時鳴鳳之占用昌厥後
者矣

晉重耳奔狄伐咎如亦狄之別配姓得二女以長女妻重耳
生伯儵叔劉以少女妻趙衰生盾

陳懿氏卜妻敬仲懿氏陳大夫龜曰卜其妻占之曰懿氏是謂
鳳凰于飛和鳴鏘鏘唯曰鳳唯曰鳳雄唯曰飛相

適齊有聲有媯之後將育于姜媯陳姓姜齊姓五世其昌並丁

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齊棠邑大夫東郭偃臣崔

武子棠公死武子見棠姜而美之美其色也使偃取之爲
取偃曰男女辨姓辨別也令君出自丁齊丁公崔杼之祖臣出

自桓不可齊桓公小白東郭偃之祖同姜姓故不可昏武子筮之遇困困
坎下兌坎下兌上大過史皆曰吉阿崔示

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吹爲中男故夫變而爲巽曰從風風隕妻不
可娶也風能隕落物者變而隕落故曰妻不可取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

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之文辭困于石往不濟也

坎為險為水水之險也石不可以動據于蒺藜所持傷也坎為險兌為澤澤之生物

而險者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易曰非所

困而困名必辱非所據而據身必危遇此六既辱且危死其將至妻其可得見耶今卜昏而喪其妻三失位無應則失其所歸也崔子曰發也何害先夫當之矣寡婦曰

公已當遂取之

董叔將娶於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為繫繫援欲自結他日范祁愬之於范獻子祁董叔之妻獻

援焉連於大援也曰不敬吾也獻子執而紡於庭之槐紡猶懸也

繫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

楚昭王之奔鄭鍾建負季芊以逃王將嫁季芊辭

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

周劉氏晉范氏世為婚姻劉氏周卿士范氏晉大夫

晉悼公子慙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僕御田獵大叔懿子

止而飲之酒懿子大叔儀之孫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大

公冶長字子長齊人孔子曰長可娶也雖在縲縶之

中累黑索也縲字也所以拘罪人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南宮适字子容孔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不

義而貴德故曰君子國有道不廢不廢言國無道免於刑戮三

復白珪之玷詩曰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之是其心

敬慎 以其兄之子妻之

漢張耳嘗亡命遊外黃 命者名也凡言亡命謂脫其名出而逃亡 外黃富

人女甚美庸奴其夫 言不待賴其夫視之若庸奴 亡郎父客 父時故實

客也郎歸也 父客謂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為請決

嫁之 請決絕於前夫而嫁於耳 女家厚奉給耳耳以故致千里客

官為外黃令

陳餘遊趙苦陘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

陳平陽武戶牖人 陽武縣名屬陳爾戶牖者其鄉名 少時家貧及長

可娶婦富人莫與者貧者平亦媿之久之戶牖富人

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人莫敢取平欲得之邑中

有大喪平家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之

喪所獨視偉平 視而悅其奇偉 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

家迺負郭窮巷 負請借也 以蓆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

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與陳平仲曰平貧不

事事 不產柴事之 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奈何予之女負

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者乎卒與女為平貧迺假貸

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內婦負戒其孫曰母以貧故

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迺父嫂如事迺母平既取張

氏女資用益饒游道日廣

黥布為羣盜陳勝之起也布乃見番君其眾數千人

番君以女妻之

公孫賀自武帝為太子時賀為舍人及武帝即位遷

至太僕賀夫人君孺衛皇后姊也

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

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厚

鄭宗字子游本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

又嫁王家男又

娶也

張放得幸於成帝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家女帝為

放供帳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時號為天子娶皇后

嫁女

翟宣者方進之子襲封高陵侯王莽秉政春陵侯傲

與安眾侯崇竝漢之宗室見莽將危漢室謀舉兵及

崇事敗傲懼欲結援樹黨乃為子祉娶宣女為妻

東觀

日記傲為嫡子祉娶宣女習為宣妻使嫡子憚送入女門二十餘日義兵起也

會宣義弟起

兵欲攻莽南陽捕殺宣女祉坐繫獄傲因上書謝罪

後漢京兆摯恂以儒學教授馬融從其游學恂奇融

才以女妻之

鍾皓兄子瑾母李膺之姑也膺祖太尉修嘗言瑾似

我家性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以膺妹妻

之

公孫瓚遼西人也以母賤遂為小吏為人美姿貌大音聲言事辯慧畧曰瓚性辯慧每日事嘗兼數曹無有忘誤太守奇其才以女妻之侯太守妻之以女

陶謙父故餘姚長謙少孤始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四十猶綴帛為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童皆隨之故蒼梧太守同縣井公出遇之塗見其容貌異而呼之與語甚悅許妻以女井公夫人聞而怒曰妾聞陶家兒遊戲無度如何以女許之井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以女妻之

荀彗妻司馬景王文王之妹也二王皆與親善

張魯降曹公曹公為子彭祖娶魯女

魏荀彧父緄為濟南相緄畏憚宦官乃為彧娶中嘗

侍唐衡女典略曰衡欲以妻女汝南傳公明公明取轉以妻彧也彧以少有才

名故得免於譏議

王粲與族兄凱俱避地荊州劉表欲以女妻粲而嫌其形陋而用率以凱有風貌乃以妻凱也

高慎字孝甫敦厚少華有沈深之量撫育孤兄子五人恩義甚篤瑯琊相何英嘉其履行以女妻焉

蜀費賓伯名觀江夏鄢人也劉璋母乃觀之族姑璋又以女妻觀

黃承彥者高爽開列為沔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醜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以為笑樂鄉里為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阿彥醜女

謝援有名行太尉皇甫嵩賢其才而以女妻之丞相諸葛亮以援為登酒

吳張昭字子承喪妻昭欲為索諸葛瑾女承以相與有好難之大帝聞而勸焉遂為婚

周瑜為中護軍從孫策攻皖拔之時得橋公兩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橋瑜納小橋

江表傳曰策從容戲瑜曰橋公二女雖流

離得吾二人作壻亦足為歡

潘翥字文龍拜騎都尉後代領兵早卒翥弟祕大帝以姊陳氏女妻之調淵鄉令

呂範字子衡汝南細陽人少為縣吏有容觀姿貌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母嫌欲勿與劉氏曰觀呂子衡寧為父貧者邪遂為婚

晉羊祜博學能屬文身長七尺三寸美鬚眉善論郡將夏侯威異之以兄霸之子妻焉

郭淮弟配字仲南有重名位至城陽太守裴秀賈充皆配女壻

于展字泰舒有器度幹用歷職著績終於太僕次弟
預字泰寧相國參軍知名早卒女適王衍配弟鍾字
季南謁者僕射鍾子奕字泰業山濤啟事稱奕高簡
有雅量歷位雍州刺史尚書

鄧攸嘗詣鎭軍賈泚以人訟事示攸使決之攸不視
曰孔子稱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混奇之以
女妻焉

張華少孤貧鄉人劉放奇其才以女妻焉

劉殷新興人也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以供養無主
辭不起命司空齊王攸辟爲掾征南將軍羊祜召參

軍事皆以疾辭同郡張宣子識達之士也勸殷就徵
殷曰當今二公有晉之棟楹也吾方希達如椽楹爾
不憑之豈能立乎吾今王母在堂旣應他命無容不
竭盡臣禮便不得就養子輿所以辭齊大夫良以色
養無主故爾宣子曰如子所言豈庸人所識哉而今
而後吾子當爲吾師矣遂以女妻之張宣子者并州
豪族也家富於財其妻怒曰我女年始十四姿識如
此何慮不得爲公侯妃而遽以妻劉殷乎宣子曰非
爾所及也誠其女曰劉殷至孝冥感兼才識超世此
人終當遠達爲世名公汝其謹事之張氏性亦婉順

事王母以孝聞奉殷如君父焉

孫晷以會稽虞喜隱居海嵎有高世之風晷欽其德聘喜弟預女為妻喜戒女棄華尚素與晷同志時人號為梁鴻夫婦

劉遐廣平人性果毅勇壯值天下大亂遐為塲主鄉人冀州刺史邵續浮羅之以女妻焉

衛玠為太子洗馬懷帝時以天下大亂扶輿母至江夏玠妻先亡征南將軍山簡敬之甚相欽重簡曰昔戴叔鸞嫁女唯賢是與不問貴賤况衛氏權貴門戶令望之人才於是以妻焉

管彥者王裒同鄉人少有才而未知名裒獨以為必當自拔達而友之男女各始生使共許為婚彥後為西夷校尉卒而葬於維陽裒後便嫁其女彥弟復問裒裒曰吾薄志畢願山藪昔嫁姊妹皆遠吉凶斷絕每以自此誓今賢兄子葬父於維陽此則京邑之人也豈吾結好之本意哉馥曰嫂齊也當還臨淄裒曰安有葬父河南隨母還齊用意如此何婚之有王育少勤學同郡許子章嘉之以兄之子妻之為立別宅分之資產育受之無愧色

周浚有人倫鑒識鄉人史曜素微賤眾所未知浚後

獨引之爲友遂以妹妻之曜竟有名於世
王羲之司徒導之從子時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婿
於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
少年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牀坦腹
食胡餅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婿邪訪之乃羲之也
遂以女妻之

葛洪尤好神仙導養之法事師南海太守上黨鮑玄
玄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曰
玄業兼綜練醫術

戴逵性不樂當世嘗以琴書自娛師事徵士范宣於

豫章宣異之以兄女妻焉

前秦韋羆爲丞相王猛所罷重以女妻焉

南燕慕容超子初爲苻昌收納及德諸子皆誅之獄
掾呼延平救護之得逃去其後超母謂超曰吾母子
今濟呼延氏之力乎今欲爲汝納其女以答厚惠於
是娶之

宋殷景仁少有大成之量司從王謐見而以女妻之
蔡興宗妻劉氏早卒一女甚幼外甥袁顛始生子彖
而妻劉氏亦亡興宗姊卽顛母也一孫一姪躬自撫
養年齒相比欲爲婚姻每見興宗輒言此意大明初

詔與宗女與南平王敬猷婚與宗以姊生平之懷屢經陳啟荅曰鄉諸人欲各行己意則國家何繇得婚且姊言豈是不可違之處邪舊意旣乖豕亦他娶其後豕家亦不終顛又禍敗豕等淪廢當時孤微理盡敬猷遇害與宗女無子豨居名門高胄多欲結姻明帝亦勅適謝氏與宗並不許以女適豕

劉秀之少孤貧有志操東海何承天雅相知爨以女妻之

杜驥初隨父南遷時北士舊法問疾必遣子弟驥年十三父使候同郡韋華華子女有高名見而異之以女妻焉

蕭惠基父思話征西將軍儀同三司惠基幼以父兄江夏王義恭義恭嘆其詳悉以女結婚解褐著作佐郎

南齊朱選之字處林有志節著辯相論幼時顧嘆見而異之以女妻焉

謝滂莊之第五子也僕射褚淵聞滂年少靖正以女結婚厚爲資送

梁韋放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腹婚姻其後各產男女未及成長而率卒遺嗣孤弱放嘗贍恤

之爲北徐州時有勢族請姻者放曰吾不失信於故友乃以息岐娶率女又以女適率子時稱放能篤舊褚球少孤貧好學宋建平王景素元徽中誅滅唯有一女得存其故吏何昌寓王恩遠聞球清正以此女妻之因爲之延譽

陳錢道戢字子韜吳興長城人也父量深漢壽令道戢少以孝行著聞及長頗有幹略微時以從妹妻焉周弘正年十歲通老子周易叔父捨異之河東裴子野深相賞納請以女妻之

孫陽有鑒識男女婚姻皆擇素貴

徐浚子儉紉而修立勤學有志操汝南周弘直重其爲人妻之以女

沈君理字仲倫吳興人也父巡素與高祖相善君理美風儀博涉經史有識鑒起家湘東王法曹參軍高祖鎮南徐州巡遣君理自東陽詣高祖高祖器之命尚會稽長公主辟爲府西曹掾稍遷中衛豫章王從事中郎

後魏公孫邃公孫獻爲從兄弟而獻才冠小寢而封愷之甥崔浩之壻邃母鴈門李氏地望懸隔珥鹿太守祖季真多識北方人物每云士大夫當須好婚親

二公孫同堂兄弟爾吉凶會集便有士庶之異

李神雋喪二妻又欲娶鄭嚴祖妹神雋之從甥也盧

元明亦將為婚遂至紛競二家閱於嚴祖之門鄭卒

歸元明神雋惆悵不已時人謂神雋鳳德之哀

陸麗子獻母本恭宗宮人以賜麗生獻襲爵撫軍大

將軍平原王娶徐州刺史博陵崔鑿女鑿謂所親云

平原王才度不惡但恨其名姓殊為重複時高祖未

改其姓

崔浩始弱冠太原郭逸以女妻之浩不曜華彩故特

人未知逸妻王氏宋鎮北將軍王仲德姊也母奇浩

才能自以為得婿俄而女亡王浮以為傷恨復以少

女繼婚逸及親屬以為不可王固執與之逸不能違

遂重結好

盧淵為侍中與僕射李冲相友善冲重淵門風而淵

仰冲才官故結為婚姻往來親密至於淵荷高祖意

遇頗亦絲冲

盧魯元為太保錄尚書事子統以父任侍東宮世祖

以元舅陽平王杜超主南安長公分女所生妻之車

駕親自臨送大官設供具賚以千計

劉駟年十四就博士郭禹時禹弟子五十餘人禹有

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昞遂別設一座前謂諸弟子曰吾有一女年向成長欲覓一快女婿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昞遂奮衣來座神志湛然曰何聞先生欲求快婿昞其人也昞遂以女妻之

鄭幼儒學修謹時望甚優丞相高陽王雍以女妻之鄭義有文學弱冠舉秀才尚書李孝伯以女妻之後為中山王叡傅是後歷年不轉資產亦乏因請假歸遂盤桓不返及李冲貴寵與義姻好乃就家徵為中書令

甄琛為主客郎迎送梁使甄續續子晰為胸山戍主

晰死家屬入雒有女年未二十琛已六十餘矣乃納晰女為妻婚日詔給厨費琛所好悅世宗時調之崔休字惠盛少孤貧矯然自立尚書王嶷欽其人望為長子聘休姊贍以貨財繇是少振茹皓為驍騎將軍有寵於世宗北海王詳以下咸憚之皓為弟聘安豐王延明妹延明耻非舊流不許詳強勸之云欲覓官如何茹皓婚姻也延明乃從焉張宗之妻蕭思話弟之女蕭氏兄子超業後名彥幼隨姑入國娶李俱之女蕭賴其給贍以自濟尉瑾少而敏悟好學慕善稍遷司直後司馬子如執

政瑾娶其外生皮氏女繇此擢為中書舍人既生子如姻戚數往參詣因與先達名輩微相款狎

後周長孫澄字士亮魏太師稚之子年十歲司徒李琰見之而奇之遂以女妻焉

盧柔性聰敏好學頗使酒誕節司徒臨淮王彧見而嬖之以女妻焉

韋孝寬行華山郡事屬侍中楊侃為大都督出鎮潼關引孝寬為司馬侃奇其才以女妻之

韋祐少好豪俠父沒事母兄以孝敬聞慕李長壽之為人娶長壽女因寓居關南

隋蘇威初仕周為郡功曹大冢宰宇文護見而禮之以其妻焉

于頔字元武身長八尺美容貌鬚眉周大冢宰宇文護見而麗之娶以季女

趙元淑性疎誕不治產業家徒壁立後數歲授驛騎將軍將之家無以自給時長安富人宗連家累千金

仕周為三原令有季女惠而有色連獨奇之每求賢夫聞元淑如是請與相見連有風儀美笑元淑亦異

之及至其家服翫居處擬於將相酒醑奏女樂元淑所未見也元淑辭出連曰公子有暇可復來也後數

日復造之宴樂更俊如此者再三因謂元淑曰知公
子素貧老夫當相濟因問元淑所須盡買與之臨別
元淑再拜致謝連復拜曰鄙人切不自量敬慕公子
今有一女願爲箕箒妾公子意何如元淑感愧遂聘
爲妻連復送奴婢二十口良馬十餘匹加以縑帛錦
綺及金寶珍玩元淑遂爲富人
蕭琮嫁從父妹於鉗耳氏楊素時爲尚書令謂琮曰
公帝王之族望高戚美何乃適妹鉗耳乎琮曰前以
嫁妹於侯莫陳氏此復何疑素曰鉗耳羗也侯莫陳
虜也何得相此素意以虜優差琮曰以羗異虜未
之前聞素慙而止

柳莊少有遠量博覽墳籍兼善辭令濟陽蔡大寶有
重名於江左時爲岳陽王蕭詵諮議見莊便嘆曰襄
陽水鏡復在於茲大寶遂以女妻之
虞世基幼沈靜有高才少傅徐陵聞其名召之世基
不往後因公會陵一見而奇之顧謂朝士曰當今潘
陸也因以弟女妻焉
唐武士彠武德中簡較右廂宿衛旣喪妻高祖謂士
彠曰朕自爲卿更擇嘉偶隨曰有納言遂寧公楊達
英才冠絕奕葉親賢今有女志行賢明可以輔德遂

今桂揚公主與楊家作婚主降勅結親庶事官給
 柳亨為駕部郎中亨容貌魁偉高祖甚愛重之時以
 殿中監竇誕之女妻焉即高祖外孫也
 呂誼蒲州河東人少修整勵志於學早孤家貧不能
 自振鄉人有程楚賓者家富於財遂娶其女楚賓與
 子震重其才給其所欲至天寶初舉進士調寧陵尉
 張延賞中書令嘉貞之子也為左司禦率府兵曹參
 軍博涉經史達於政事侍中韓國公苗晉卿見而奇
 之以女妻焉

張季忠為飛狐高陽二軍使成德軍節度使李寶臣
 以孝忠謹直驍勇以其妻妹谷氏妻焉仍令悉統
 州諸鎮前後十年威惠甚著
 齊映大曆中為滑亳節度令狐彰掌書記彰疾甚令
 映草遺表因與謀後事映說彰令上表請代令子建
 歸京師彰然之因妻以女
 李若初太府卿道謙之孫少孤貧初為轉運使劉晏
 下散職晏判官包佶察其勤幹以女妻之
 楊於陵為潤州句容主簿時韓滉以節鎮于金陵滉
 剛嚴少所接與獨於陵嘗所厚待因以女妻之
 後唐鄭珽昭宗朝宰臣鄭啟之姪孫父徽光啟初為

河南尹張全義判官全義子衍婚徽女珽以家世
張氏家于維陽
孔循爲滄州節度使初其女與宋王婚姻長興初
秦今旣封王私禮縣絕乞改就公禮
朱漢賓明宗初爲右衛上將軍時樞密使安重誨方
當委重漢賓密令結託得爲婚家結除潞州節度使
移鎮晉州重誨旣誅漢賓復爲上將軍
李象字昭文深州樂壽人也父祖爲農象少學有文
性長於左氏春秋天咸中以本科調舉不捷明年改
應進士登上第宰臣劉昫愛其才以猶女妻之

任圜世爲京兆三原人祖清成都少尹考茂弘乾符
末選授夏縣主簿避地太原西河令有子五人曰圖
團岡雍睦有裕風彩俱異太祖愛之以宗女妻團因
任圖代憲二郡守岡交城令

晉錢元瓘兩浙鏐第五子也起家爲鹽鐵發運巡官
表授上書金部郎中賜金紫許再恩等爲亂也宣州
田頤要盟鏐遍召諸子問之曰誰能爲吾爲田氏之
壻者俱有難色時元瓘年十六進步而對曰唯大王
之命繇是就親於宣州三歲復焉

姚頴字伯真京兆萬年人也曾祖希齊湖州司功參

軍祖弘度蘇州刺史父荆國子祭酒領少春敦厚靡
事容貌任其自然流輩末之重惟中條山司空圖唐
季之名士也浮羅之以女妻焉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四

立言

春秋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言蓋德之盛百必
形諸言言之文者以足於志昔之君子嘗從事於斯
矣及司馬譚論六家之要劉子政分九流之目揚摧
是非稽合同異源流洞分指歸攸別然而挾術非一

揆管道非一致各崇所善用極其說故先儒引殊塗
同歸之言以為六經之支裔使之逢時效用何啻
者之佐去聖踰遠猶賢外野之求今特詳求而此
之庶百代之作者開卷而可見也

鬻子二十二篇 各能為周師曰穆王以以下間
焉周封為楚祖鬻音弋六反

尹佚二篇 周王在成
康時也

管仲字夷吾相齊著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書 劉

別錄九府書民間無
有山高一名形勢

晏嬰相齊作晏子春秋

老子至幽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

是老子廼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
莫知其所終

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
仁時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候
物色而迹之果見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與老
子俱之流沙之西莫知其所終喜亦著書九篇名關
尹子

老萊子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用
孔伋字子思仲尼孫也嘗困於宋作中庸

曾參孔子弟子著曾子十八篇

漆彫子十三篇 孔子弟子 漆彫啟後

宓子十六篇 名不齊字子賤孔子弟子 師古曰宓讀與伏同

景十三篇 說宓不齊語 似其弟子

世子二十一篇 名碩陳人也 七 十子之弟子

文子九篇 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 稱周閱王問以依記皆也

蚘子十三篇 各淵楚人老子弟子 蚘 古曰蚘姓也 蚘以元反

李克七篇 子夏弟子 魏文侯相

公孫尼子二十八篇 七十二 之弟子

墨子七十一篇 名翟為宋大 夫在孔子後

田求子三篇 先韓子 侯音求

我子一篇 劉向別錄公 為墨子之學

隨巢子六篇 墨翟 弟子

胡非三篇 墨翟 弟子

芋子十八篇 名嬰齊人七十 子之後芋音彈

甯越一篇 中牟人為 司成王師

正孫子一篇 曰巧 心也

公孫固一篇 十八篇齊閔王笑固問之 固因為陳古今成敗也

董子一篇 名元心 從墨子

徐子四十二篇 求外 黃人

曾仲連子十四篇

平原君七篇 朱建也

虞氏春秋十五篇 虞卿也

李子三十二篇 名悝相魏文侯富國強兵

處子九篇 史記云趙有處子

列子八篇 名禦寇先莊子莊子稱之

莊周蒙人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法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剝剝儒墨雖當世

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洗洋自恣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罷之

惠子一篇 名施與莊子同時

申不害荆人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

懷序列著數萬言為楚蘭陵令而卒因葬蘭陵
 孟軻事齊適梁俱不能用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
 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
 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
 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加皆
 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
 七篇孟子序文云孟子亦自知遭臧之讒毀值炎劉
 之末奮進不得佐與唐虞雍熙之治退不能信
 三代之譽風耻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詔後
 人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
 著明也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弟弟子公孫丑萬章
 之徒難答問曰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
 六十一篇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叙
 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

遵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
 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二雅之王可謂直而不
 居曲而不屈矣世
 亞聖之大才者也

鄒衍齊人覩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
 於身施及黎庶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
 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
 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
 術大並時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志天地
 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
 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內之人所
 不能覩稱引天地割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

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
 分居其一分爾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自有
 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
 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
 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
 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
 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
 漫王公大人初見其術瞿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
 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今慎子劉向所定有

四十一篇 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尸佼晉人秦相衛鞅客也鞅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
 嘗不與佼規也鞅被刑佼恐并誅乃逃入蜀造書二
 十篇凡六萬餘言卒因葬蜀

虞卿相趙孝成王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
 印與齊閔行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
 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

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虞氏春秋魏齊事具總錄復讐門

蘇子三十一篇名泰

張子十篇名儀

鄭長者一篇

六國時先韓子韓子稱別錄云鄭人知姓名

鄒奭子十二篇

齊人號曰彫龍奭奭音式亦反

閻丘子十三篇

名快魏人

將鉅子五篇

六國時先南公南公稱之

杜文公五篇

六國時劉向別傳云韓人也

黃帝泰素二十篇

六國時韓諸公子所作劉向別錄云或言韓諸公孫之所作也

陽五行以為黃帝之道也故曰泰素

南公三十一篇

六國時

公子牟四篇

魏之公子也先莊子莊子稱之

二十五篇

名駢齊人游僂下虛談天曰駢音步田反

駢婁子四篇

齊昭王守道不誦威王下之駢音其炎切反下婁音胡稼反

宮孫子二篇

宮孫姓也不知名

鵠冠子一篇

是人居深山以鵠鳥羽為冠

鄧析子二篇

鄭人與子產並時列子及孫卿並云子產殺鄧析據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子產

卒定公九年駟厥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則非子產所殺人也

井文子一篇

說齊宣王先公孫龍劉向云與宋鉞俱游稷下鉞音刑

公孫龍子十四篇

趙人為堅白之辯者

成公生五篇

趙黃公等同時姓成公劉向云與李斯子繇同時繇為三川守成公游談不仕

黃公四篇

名疵為秦博士作歌詩在秦時歌詩中疵音才期反

毛公九篇

趙人與公孫龍等並游平原君趙勝家劉何別錄云堅白同異以為可以治天下蓋

丹房元集

總錄部

卷之八

史記所云
藏於徒者

呂不韋相秦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又若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縣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又云呂不韋相秦
莊襄王乃上觀尚

書刪拾春秋集六國
時事為呂氏春秋

韓非韓諸公子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苟卿斯自以為不如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不能用於是非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法制執

契以御其臣下富國強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任之世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千餘萬言

漢蒯通范陽人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

八十一首號曰雋永

雋肥肉也永長也言其所論其
美而義深長也漢志載藏于五

篇

陸賈高帝時為大中大夫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

之曰乃公居焉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
 以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文武並用長久
 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
 變卒滅嬴氏鄉使秦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
 得而有之高帝不憚有慚色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
 以失天下吾所以得天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
 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
 其書曰新語

公孫渾邪景帝時為隴西守以將軍擊吳楚有功封

平西侯著書十餘篇

藝文志陰陽家有公孫渾邪十五篇是也

桓寬鹽鐵六十篇

寬字次公汝南人也孝昭帝時相御史與諸賢良文學論衡

寬次之

揚雄王莽時為大夫草太玄單思渾天

渾河也渾天家家也

幕而四分之

三析而四分天之宿度甲乙也

極於八十一旁則幕九

據

據今據字也據猶位也處也

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

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其
 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
 陰陽數度律曆之紀九九大運與天終始故玄三方
 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表七百二十九
 贊分為三卷曰一二三與太初曆相應亦有顛頊之

曆焉搢之以三策

三而分之

關之以休咎

紛雜

之以象類

播之以人事

播布也

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

智無主知名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不虛生為之泰

曼漶而不可知

曼漶不分別白損言蒙鴻也

故有首衝錯測攤營

數文掇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剥玄體離散之句尚不

存焉

玄中之文雖有章句其旨深妙尚不能盡存故解剝而離散也

劉歆嘗觀之謂

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云玄

何

言無祭之何

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

瓿小甕也

雄笑而不應

雄見諸子各以其知殊馳

殊相也

大抵詆訾聖人即為

怪迂析辯詭詞以撓世事

言諸子之書文旨詭非毀周孔之教為巧辯是辭以

攪亂時政也

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惑眾使溺於所聞而不

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

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嘗用法應

之譏以為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王莽大司空王

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嘗稱揚雄書豈能

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若與譚不及見也

顧見也

人賤近而貴遠親見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

其書老聃著空無言兩篇

謂道德經也

薄仁義非禮學然

後世好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

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

聖人詭達也 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為所稱

善則必度越諸子矣嚴周即

嚴君平蜀郡人博覽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

十餘萬言嚴周即

後漢桓譚光武時為議郎給事中著書言當世行事

二十九篇號曰新論尚書獻之帝善焉新論一曰本

求輔四言體五見徵六禮非七啟痛八祛蔽九正經

十職通十一雜事十二道賦十三辨惑十四述策十五

五問友十六琴道本造述策問友道各一篇餘竝在

上下光武續之勅言卷大令皆別為上下凡二十九

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琴道未畢但有發首一章

梁竦安定烏氏人閉門自養以經籍為娛辟命交至

竝無所就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曰孔子

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

慙

鄧暉為芒長免官著書八篇

韋彪為太鴻臚著書十二篇號曰韋卿子

王充會稽上虞人仕郡為功曹好論說始若詭異終

有理實以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閉門潛思絕慶弔

之禮戶牖墻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

萬言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恭邕人吳始得之

嘗祕玩以為談助其後王朗為會稽太守又得

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

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繇是遂傳視焉又時人嫌

蔡邕得異書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釋物卷持去豈丁寧之曰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

類同異正時俗嫌疑

王符安定臨涇人少好學不得升進志意蘊憤乃隱

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

號曰潛夫論其指訐時短討擿物情足以觀見當時

風政

仲長統山陽高平人州郡辟命稱疾不就少學博士

涉書記瞻於文辭每論說古今時俗行事發情嘆息

因著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

桓彬為尚書郎著七說及書三篇

陳紀潁川許人實之子也遭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

號曰陳子後至大鴻臚

劉陶為諫議大夫著書數有十萬言又作正老子反

韓非復孟軻辨疑等篇

荀悅為秘書監侍中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已而已悅

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其所論辨其

通政體又著崇德政論及諸論數十篇

周黨太原廣武人後隱居澠池著書上下篇而終

劉埜為衛尉撰釋名三十篇以辨萬有之稱號云

魏朗會稽人為尚書會被議免歸家著書數篇號魏

子

唐檀舉孝廉為郎中棄官去著書二十八篇名為唐

子

崔實為郎明於治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

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辨而確當世稱之仲長統曰

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凡天于恭日

趙岐辟司徒胡廣府會南匈奴烏桓鮮卑反叛公卿

舉岐擢拜并州刺史岐欲奏守邊之策未及上會坐

黨事免因撰次以為禦寇論

牟融為太尉撰牟子

魏劉廙為太祖丞相倉曹屬著書數十篇及與下儀

共論刑禮皆傳於世

劉劭為散騎嘗侍著樂論十四篇成未上會明帝晏

駕不施行又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

王基為安豐太守時曹爽專柄風化陵遲基著時要

論以切世事

王昶為兖州刺史加揚烈將軍雖在外任心存朝廷

以為魏承秦漢之弊法制苛碎不大釐改國典以準

先王之風而望治化復興不可得也乃著治論略依

古制而合於時務者二十餘篇

任噉為河東太守有重名嘗著書三十八篇凡四萬餘言噉卒後故吏東郡程咸趙國劉固河東上官崇等錄其事行及所著書奏之詔下祕書以貫羣言

志載守身論一任子道論十卷

杜恕為趙相以疾去官還家陳留阮武亦從清河太守徵還俱自簿廷尉謂恕曰相觀才野可以繇公道而持之不厲罷能可以處大官而求之不順才學可以述古今而志之空不以此所謂有其才而無用今向

朗暇可試潛思成一家言在章武遂著體論八篇杜

思兵夫禮也者萬物之體也物皆得其體無有不善故謂之體論也又著興性論一篇蓋興於為已

桓威為成安令威出自孤微年十八而著渾輿經依道以見意

徐幹為太子文學撰中論

王肅為中領軍散騎嘗侍撰王子正論十卷

阮武為清河太守撰阮子正論五卷

蔣濟為東中郎將撰萬機論文帝善之

蜀諸葛亮為相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單以

訓厲臣子

李宓為漢中太守去官著述理論十篇晉安東將軍
胡熊與皇甫士安並善之

譙周字允南為太子家令平時軍旅數出百姓凋瘵
周與尚書令陳祗論其害退而書之謂之仇國論

陳術字申伯博學多聞著釋問七篇

吳顧譚為太嘗平尚書事後為大都督全琮父子所
搆有司奏誣罔大不敬坐徙交州幽而發憤著新言

三十篇其知難篇蓋以自悼傷也

殷基為無難督以才學知名著通語數十篇

隋志不載所在 撰唐子十卷

張儼為大鴻臚撰嘿記三卷

裴玄為大鴻臚撰裴氏新言五卷

秦善 隋書不載所在 撰秦子三卷

晉陸喜字恭仲為吏部尚書少有聲名好學有才思

嘗自叙曰劉向省新語而作新序桓譚詠新序而作

新論余不自量感子雲之法言而作言道觀賈子之美

才而作訪論觀子政洪範而作古今歷覽蔣子通萬

機而作審機讀幽通思玄四愁而作娛賓九思真所

忍愧者也其書近百篇吳平又作西州清論傳於世

借稱諸葛孔明以行其書也

陸雲爲清河內史著新書十篇

傅玄爲司隸較尉少時避難於河內專心誦學後雖顯貴而著述不廢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別名爲傅子爲內外中篇凡有四部六錄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行於世玄初作內篇成子咸以示司空王沉沉與玄書曰省足下所著書言富理齊經綸政體存重儒教足以凡揚墨之流遁齊荀孟於往代每開卷未嘗不嘆息也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乃今不及信矣

京準爲給事有著書十餘萬言論治世之務

華譚元帝時爲鎮東軍諮祭酒譚博學多通在府無事乃著書三十卷名曰辨道上牋進之帝親目覽焉王長文廣漢郡人州府辟命皆不就著書四卷擬易名曰通玄經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時人比之揚雄太玄同郡馬秀曰揚雄作太玄惟桓譚以爲必傳後世晚遭陸績玄道遂明長文通玄經未遭陸績君山爾

周處爲御史中丞著默語三十篇

葛洪爲司徒王導諮議叅軍凡所著撰精覈是非而才章富贍所著子書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

通釋名曰外篇大凡內外一百一十六篇自號抱朴子凡以名書
 韋謏字憲道為太子太傅著伏林二千餘言遂演為
 典林二十餘篇凡所述作皆深博有才義
 杜夷為國子祭酒著幽求子一十篇行於世兪崧字
 行高亦有志節惠帝時俗多浮偽著杜子春秋以刺
 之曰
 徐苗高密淳于人也依道家著玄微論前後所造數
 萬言皆有義味公府五辟博士不就
 夏候湛為嘗侍撰新論十卷

楊泉者徵士也撰物理論十卷又太元經十四卷
 虞喜以博士徵不就撰志林新書三十卷
 于寶為散騎嘗侍撰于子十八篇
 蔡歆為江州從事撰問論
 顧夷為揚州主簿撰顧子十卷
 呂竦為儒林祭酒撰要覽十卷
 蘇彥為北中郎參軍撰蘇子
 宣聘為宣城令撰宣子
 張顯為議郎撰析言論二十卷
 楊偉為征南軍師撰桑丘先生書二卷又有時務論

十二卷

前秦苻朗堅之從兄子苻子數十篇行於世亦老莊之流也

宋傅亮爲散騎嘗侍見世宗屯險著論名曰演愼

賀遵養爲太學博士撰賀子述言十卷

梁劉勰爲東宮通事舍人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引而次之

後魏崔浩爲左光祿大夫大師寇謙之每與浩言聞其論古治亂之迹嘗自夜達旦竦意歛容無有懈倦既而贊美之曰斯人言惠皆可底行亦當今之臯繇

也但世人貴遠賤近不能灼察之爾因謂浩曰吾行道隱居不營世務忽受禘中之訣當兼修儒教輔助太平真君繼千載之絕統而學不稽古臨事闇昧爲吾撰列王者治典并論其大要浩乃著書二十餘篇上推太初下盡秦漢變弊之迹大旨先以復五等爲本

李公緒爲冀州司馬至齊文宣時以侍御史徵不就撰典言十卷

比齊顏之推撰家訓二十篇後入隋爲太子學士隋辛德源爲蜀王諮議叅軍撰政訓內訓各二十卷

王通仕隋為蜀郡書佐大業末棄官歸絳州著書為業又依孔子家語揚雄法言例為客主對答之說號曰申說皆為儒家所稱

唐崔玄暉中宗時為中書令撰行已要範十卷

盧景亮為中書舍人早有時名前後述作皆根於中正頗有經國理人之志嘗以為國之要足食足兵而又得士方可以為政於是採黃帝以還訖于本朝著書上下篇名曰三足又作答秦客辭陳漕運飛輓之利病

晉尹玉羽為光祿大夫退居秦中十年之間著書五

十卷名曰武庫集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閣

西極支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五

曠達 縱逸

曠達

夫夷情得喪忘懷榮辱外儻蕩以無簡中恬漠而自
適簡易威儀脫畧富貴抗心俗表不屑物議任放肆
志率詣不羈窮厄靡動其情哀樂罔嬰其慮斯皆晏

然自得不以世務為累者已其有望實既重才位兼
著不以名德驕物不以事任經懷體寬裕以安異同
狗譚宴以賞勝會亦有靡修小節不求當世事於文
酒之適極乎山泉之致茲乃處閒曠齊物我一端之
士也其或不勵風操惟任縱誕禮法之所見諳名教
之所不容者蓋亦無取焉

柳下惠為魯士師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
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陋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
我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免我哉
柳下惠魯公族大夫也姓展名禽字季柳下是其號也進不隱已之賢才必欲行其道也憫憊也云善而已惡人何能汙我也故絲

絲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
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後漢禰衡字正平原人少有才辯建安初遊許下
魏太祖聞衡善擊鼓乃召為鼓史因大會賓客閱試
音節諸吏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着冬牟單絞之服

冬牟鼓角士冑也絞蒼黃之色次至衡衡方為漁陽參撾蹀躞而前
一云衡擊鼓作漁陽參撾蹀地來前躡鼓足槌及撾並擊鼓杖也參撾是擊鼓之法容態有異

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衡進至太祖前而止吏訶
之曰鼓史何不改裝而敢輕進乎衡曰諾於是先解
袒衣袒近身衣也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冬牟單絞而

着之畢復參樞而去顏色不忤

晉嵇康字叔夜善鍛向秀爲之佐相對欣然旁若無人康嘗採藥遊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時有樵蘇者遇之咸謂爲神仙位至中散大夫

劉伶字伯倫放情肆志嘗以細宇宙齊萬物爲心澹默少言不妄交游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初不以家產有無介意嘗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位至建威參軍

阮籍字嗣宗任性不羈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

累月不出或登山臨水經日忘歸爲文帝從事中郎聞步兵營厨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較尉遺落世事雖去佐職嘗往府內著達莊論及大人先生傳

阮咸字仲容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林之遊當世禮法者譏其所爲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奇錦粲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恠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咸與從子修特相善每以得意爲歡諸阮皆能飲酒咸至宗人間其集不復用杯觴斟酌以大

盆盛酒圓坐相向大酌更飲時有羣豕來飲其酒咸
直接其上便共飲之位至始平太守
阮瞻字千里咸子也為太子舍人善彈琴人聞其能
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為彈之神氣冲和而不
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
繇是識者歎其恬澹不可榮辱
阮修字宣子性簡任不修人事絕不喜見俗人遇便
捨去意有所思率爾褰裳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欣
然相對嘗步行以百錢拄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
當世富貴而不肯顧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與兄弟

同志嘗自得於林阜之間仕至太子洗馬
張翰字季鷹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
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
如卽時一杯酒人貴其曠達位至大司馬東曹掾
王長文為梁王彤丞相從事中郎在雒出行輒着白
旃小障以載車當時異焉
顧和為司徒王導揚州從事日旦當朝未入停車門
外周顛遇之和方擇蝨夷然不動顛旣過顧指和心
曰此中何物和曰此中最是難測地顛入謂導曰卿
州吏中有一令僕才導亦以為然

謝尚爲司徒王導府掾始到府通謁導以其有勝會
謂曰聞君能作鸛鶴舞一坐傾想寧有此理不尚曰
唯便着衣幘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有中
旁若無人其率詣如此

周顛字伯仁性寬裕王導甚重之嘗枕顛膝而指其
腹曰卿此中何所有也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
卿輩數百人導亦不以爲忤又於導坐傲然嘯詠導
云卿欲希嵇康邪顛曰何敢近捨明公遠希嵇阮位
至尚書左僕射

庾亮字元規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其

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
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
竟坐其坦率行已多此類也位至司空

桓伊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爲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
笛嘗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清溪側素不與
徽之相識伊於岸上過船中客稱伊小字曰此桓野
王也徽之便令人謂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爲我一奏
伊是時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牀爲作三
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位至護軍將軍

桓石秀爲江州刺史居潯陽性放曠嘗弋釣林澤不

以榮爵嬰心也

孫統字承公幼與弟綽及從弟盛過江誕任不羈而善屬文時人以爲有楚風征北將軍褚裒聞其名命爲叅軍辭不就家於會稽性好山水乃求爲鄴令轉在吳寧居職不留心碎務縱意游肆名山勝川靡不窮究

郗超字景興少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交游士林每存勝狀仕至司徒左長史

王徽之字子猷雅性放誕好聲色嘗與弟獻之共讀高士傳讚獻之賞并丹高潔徽之曰未若長卿慢世

也其傲達若此及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徽之嘗爲大司馬桓溫叅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又爲車騎桓冲騎兵冲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繇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

謝奕字無奕與桓溫善溫辟爲安西司馬猶推布衣好在溫坐岸幘笑詠無異嘗日溫曰我方外司馬

王猛字景畧桓溫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後爲苻堅相

宋陶潛字淵明閒靜少言不慕榮利性嗜酒而家貧不能嘗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用在必醉既而退曾不恡情去留仕至彭澤令

鄭鮮之字道子性好遊行命駕或不知所適隨御者所狎位至尚書右僕射

范泰字伯倫好酒不拘小節通率任心雖在公言不異私室高祖甚賞愛之位至侍中左光祿大夫國子祭酒

王敬弘素高退左右嘗使一老婢戴五條五瓣着青紋練襪飾以朱粉女適尚書僕射何尚之弟述之敬

弘嘗往何氏看女值尚之不在寄齋中卧俄頃尚之還敬弘使二婢守閣不聽尚之入云正熟不堪相見若可且去尚之於是移於他室位至侍中

沈慶之爲司空每朝賀嘗乘猪鼻無憶車左右從者不過三五人騎馬履行園田止一人視馬而已每農桑劇月或時無人遇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遊屐田園有時與人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及几杖並與讓焉

袁粲好飲酒善吟諷獨酌園亭以此自適居負南郭時杖策獨遊爲中書令領丹陽尹位望雖重不以事

務經懷嘗步履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
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顧到門求通粲曰昨飲酒無
偶聊相要爾竟不與相見嘗作五言詩云放迹雖中
字循寄乃滄洲蓋其志也

南齊張欣泰爲隨王子隆鎮西中兵叅軍子隆深相
愛重數與談宴武帝怒召還都屏居家巷置宅南崗
下面松山欣泰負弩射雉恣情開放聲伎雜藝頗多
開解

梁何點字子皙廬江潛人雖不入城府而遨游人世
不簪不帶或駕柴車躡草屨恣心所適致醉而歸

張翥字士宣以謹重稱爲無恥令遇劫河側劫以刀
斫其頰翥啍啍不易餘無所言於是生資皆盡不以
介懷爲湘東王記室出爲富陽令廓然獨處無所用
心身死之日家無遺財惟有文集并書千餘卷酒米
數甕而已

江革爲度支尚書以強直爲權勢所疾除光祿大夫
領步兵較尉南北交二州大中正優游閒放以文酒
自娛

曹景宗新野人也善騎射好畋獵武帝時爲侍中領
軍將軍出行嘗欲褰車帷幔左右輒陳以位墜隆重

人新具膽不宜然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陪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前如餓鷄叫平澤中逐麀鹿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脯緝如甘露漿覺耳後風生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慢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遭此悞悞使人無氣

謝幾卿爲軍師長史坐軍敗免官閒居宅在白楊石井朝中交好者載酒從之賓客滿坐時左丞庾仲容亦免歸二人意志相得並肆清誕縱或乘露車歷游郊野既醉則執鐸挽歌不屑物議焉

後魏劉獻之博陵饒陽人博觀衆籍見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楊墨之流不爲此書千載誰知其小也魯謂其所親曰觀屈原離騷之作自是狂人死其宜矣何足惜也吾嘗謂濯纓洗耳有異人之迹哺糟飲醪有同物之志而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誠哉斯言實獲我心

畦夸少有大度不拘小節耽志書傳未嘗以世務經心好飲酒浩然物表司徒崔浩奏徵爲中郎辭疾不起

北齊邢劭字子才初仕後魏爲中書令元羅青州司馬遂在青土終日酬賞盡山泉之致齊受禪爲太常卿中書監攝國子祭酒雖望實兼重不以才位傲物脫畧簡易不修威儀車服器用充事而已有齋不居坐卧嘗在一小屋果餌屬或置之梁上賓至下而共噉天資質素特安異同士無賢愚皆能顧接對客或解衣覓蝨且與劇談劭事寡嫂甚謹養孤子恕慈愛特深在兗州有都下信云恕疾便憂之廢寢食顏色貶損及卒人士爲之傷心痛悼雖甚竟不再哭賓客弔慰救淚而已其高情達識開遣滯累所未有也

宋游道仕後魏爲司州治中從事大將家還鄴會雲雨行旅擁於河梁游道於幕下朝宴歌行者曰何時節作此聲也游道答曰何時節不作此聲固大癡李元忠仕東魏興和未爲侍中雖居要任初不以物務干懷惟以聲酒自娛大率嘗醉家事大小了不關心園庭之內羅種菓藥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每杖彈携壺遨遊里閭遇會飲酌蕭然自得拜儀同三司孫騰司馬子如嘗詣元忠逢其方坐葛巾擁被對壺獨酌庭室蕪曠使婢卷兩褥以質酒肉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視歎息而去大餉米絹受而散之

王暉爲嘗山王并州司馬性閒淡寡欲雖戎馬填間未嘗以世務爲累良辰美景嘯詠遨遊登臨山水以談讌爲事人士謂之物外司馬

後周韋夔京兆杜陵人高尚不仕其子瓘行隨州刺史因疾物故弟孝寬子總復於并州戰歿一日之中凶問俱至家人相對悲慟而夔神色自若謂之曰死生命也去來嘗事亦何足悲援琴撫之如舊

隋李貞爲蒙州刺史吏民安之自此不復留意於文筆問其故慨然歎曰五十之年倏然而過鬢垂髮素筋力已衰宦情文情一時盡矣悲夫然每暇日輒引賓客弦歌對酒終日爲歡

唐李白字太白少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志天寶待詔翰林白既嗜酒日與酒徒醉於酒肆嘗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脫靴繇是斥去乃浪迹江湖終日沉飲時侍御史崔宗之謫官金陵與白詩酒唱和嘗月夜乘舟自採石達金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

杜甫字子美爲嚴武劔南節度叅謀簡較尚書工部員外郎於成都浣花里結廬枕江縱酒嘯詠與田峻野老相狎蕩無拘簡武過之有時不冠其傲誕如此

柳渾爲監察御史憲臺執法之地動循儀軌渾性放曠不甚簡束其察長局吏咸忿其踈縱渾旣不樂乞守外職執政惜其才因奏爲左補闕其後爲相封宜城男及免相數日與親故尋勝讌賞醉而方歸時李勉盧翰皆以退罷居私第相謂吾方柳宣城悉是拘俗之人矣

白居易初對策高第擢入翰林欲奮厲効報兼濟生靈蓄意未果望風爲當路者所擠流徙江湖四五年間幾淪蠻瘴自是宦情衰落無意於出處唯以逍遙吟詠爲事後爲刑部尚書致仕

後唐丁會字道隱壽春人幼放蕩縱橫不治農產嘗隨哀挽者學紉謳循嗜其聲位至昭義節度使晉鄭雲叟南燕人家本東郡隱居華山妻兒繼已凋謝每聞凶計一哭而已

盧詹性剛直議論不避豪貴執政者嘗惡之天福初拜禮部尚書分司維下與右僕射盧質散騎管侍盧重俱在西都數相過從三人俱嗜酒好遊山水塔廟林亭花竹之地無不同往酣飲爲樂人無以間厠雜中朝士目爲三盧會嘗委順性命不營財利身死之日家無衣物塋具不給俟其君賜方卜塋事

縱逸

夫人稟五嘗之性首萬物之靈清濁殊分賢愚異致所以貴賤有位動靜有嘗故不可以一槩而量之則有放曠為懷誕縱成志不護細行罔媿時譏或寓興於山林威儀不整或傲情於朝市禮法罔修是以大禮有環珮之節前哲有韋弦之戒傲不可長其斯之謂與

漢司馬相如為文園令初相如客臨邛富人卓王孫為具召之并召令相如至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長卿相如字奏進也相如辭謝為鼓一

再行行謂曲引也古樂府長歌行短歌行此其義也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

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寄心於琴

聲以挑動之也挑徒了反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間雅間讀甚都

美之稱也詩鄭風有女同車之篇云洵美且都及飲

山有扶蘇之篇又云不見子都則知都者美也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心說而好之說讀曰悅悅其人而好其

音也恐不得當也當與對偶之既罷相如乃令侍人重賜文

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

陳遵為公府掾公府掾史率皆羸車小馬不上鮮明

而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又日出醉

歸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案舊法令而罰侍曹之也適讀日譎

輒詣寺舍曰遵陳卿今日以某事適遵日滿百乃捐聞故事有百適者斥

後漢桓譚性嗜倡樂簡易不修威儀而喜非毀俗儒繇是多見排詆哀平間位不過郎

賈逵爲侍中世稱爲通儒然不修小節當時以譏焉故不至大官

虞延陳留東昏人性敦朴不矜小節又無鄉曲之譽位至司徒

孔融爲少府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醉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且有典刑

魏陶謙字恭祖少孤始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十四德

綬帛爲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僮皆隨之後至徐州

刺史

游楚爲隴西太守蜀寇至堅守徵拜駙馬都尉楚不學問而性好游遨音樂乃畜歌者琵琶箏簫每行悉將以自隨所在樗蒲投壺歡欣自娛數歲復出爲北地太守年七十餘卒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容貌粗醜無威儀而嗜酒飲食言戲不擇非類故人多愛之而不敬也

蜀何祗字君肅少寒貧爲人寬厚通濟體甚壯大又

能飲食好聲色不持節簡時人少貴之者仕至樞爲太守

吳潘璋字文珪魏郡發干人大帝爲陽羨長始往隨帝性博蕩嗜酒居貧好賒酤債家至門輒言後豪富相還帝奇愛之

胡綜汝南固始人爲偏將軍兼左執法性嗜酒酒後歡呼極意或推引杯觴搏擊左右大帝愛其才弗之責也

晉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也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累

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群籍猶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及帝輔政籍嘗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遊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卽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鄣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籍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棋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旣而飲酒二升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塋食一蒸脍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致滅性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嘯畢便去籍任性不羈嫂嘗歸寧籍相見與別

或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設邪鄰家少婦有美色當墟
沽酒籍嘗詣婦飲醉便卧其側籍既不自嫌其夫察
之亦不疑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
徑往哭之盡哀而還其外坦蕩而內淳至皆此類也
王廙字世將為荊州別將廙性雋又率嘗從南下且
自潯陽迅風飛帆暮至都倚舫樓長嘯神氣自適王
導謂庾亮曰世將為時識事亮曰正足舒其逸氣耳
孫楚字子荆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事王濟卒將塋
時賢無不畢至楚雅敬濟而後來哭之甚悲賓客莫
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嘗好我作驢鳴我為卿試

作之體似聲真賓客皆笑楚顧曰諸君不死而令王
濟死乎

胡毋輔之字彥國性嗜酒任縱不拘小節為樂安太
守與郡人光逸晝夜酣飲不視郡事成都王穎為太
弟召為中庶子遂與謝鯤王澄阮修王尼畢卓俱為
傲達

謝鯤為王敦大將軍長史每與畢卓王尼阮放羊曼
桓彝阮孚等縱酒敦以其名文高雅相賓禮

光逸字孟祖樂安人祖為博昌小吏縣令使逸送客
冒寒舉體凍濕還遇令不在逸解衣灸之入令被中

卧令還大怒將加嚴罰逸曰家貧衣單沾濕無可代若不暫溫勢必凍死奈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君子仁愛必不爾也故寢而不疑令奇而釋之後以世難避亂渡江復依胡母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阮夔阮孚散髮裸程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頂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必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捨晝夜時人謂之八達胡母謙之字子光輔之子也才學不及父而傲縱過之至酣醉嘗呼其父字輔之亦不以介意談者以爲

狂輔之正酣醉謙之闕而厲聲曰彥國年老不得爲爾將令我尻背東壁輔之歡笑呼入與共飲其所爲如此年未三十而卒

阮孚初辟太傅府遷騎兵屬避亂渡江元帝以爲安東叅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時帝旣用申韓以救世而孚之徒未能棄也雖然不以事任處之轉丞相從事中郎終日酣縱嘗爲有司所按帝每優容之瑯琊王褒爲車騎將軍鎮庾陵高選僚佐以孚爲長史帝謂曰卿旣統軍府郊壘多事宜節飲也孚答曰陛下不以臣不才委之以戎旅之重臣僂俛從事不

敢有言者竊以今王蒞鎮威風赫然皇澤遐被賊寇
斂迹氛祲旣澄日月自朗臣亦何可燭火不息正應
端拱嘯詠以樂當年爾後爲黃門侍郎散騎嘗侍以
金貂換酒復爲所司彈劾帝宥之
王戎爲人短小仕率不修威儀官至司徒
王敦謝鯤庾徵阮修皆爲王衍所親善號爲四友而
亦與王澄狎又有光逸胡毋輔之等亦豫焉酣讌縱
誕窮歡極娛敦爲大將軍

張翰字季鷹吳人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
號爲江東步兵會稽賀循赴命入維經吳闔門於船
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言譚便大相欣悅問循
知其入維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載卽去而不告
家人後辟齊王掾棄官歸同郡顧榮素好琴及卒家
人嘗置琴於靈座翰哭之慟旣而上床嘆曰顧彥先
復能賞此否因又慟旣已不弔喪主而去

王澄爲荊州刺史澄將之鎮送者傾朝澄見樹上鵲
巢便脫衣上樹探殼而弄之神氣肅然旁若無人劉
琨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實動狹以此處世難得
其死默然不答

郭璞雅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

郎于寶嘗戒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嘗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之爲害乎

袁耽字彥道少有才氣倣儻不羈爲士類所稱桓溫少時游於博徒資產俱盡尙有負進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試以告焉耽畧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溫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卿當不辦作袁念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絕叫探布帽擲地曰識袁彥道不其通脫若此

謝奕與桓溫善辟爲安西司馬猶推布衣好在溫坐岸幘笑詠無異嘗日桓溫曰我方外司馬奕每因酒無復朝廷禮嘗逼溫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繇得相見奕遂携酒就廳事引溫一兵帥共飲日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恠溫不之責

王忱太原中出爲荊州刺史都督荆益寧三州軍事建武將軍假節忱自恃才氣放酒誕節慕王澄之爲人末年猶嗜酒一飲連月不醒或裸體而游每歡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婦父嘗有慘忱乘醉弔之婦父慟哭忱與賓客十許人連臂被髮裸形而入繞

之三匝而出其所行多此類

王徽之卓犖不拘爲車騎將軍桓冲騎兵叅軍嘗從冲行值暴雨徽之因下馬排入車中日公豈得獨擅一車時吳中一士大夫家有竹欲觀之便出座竟造竹下颯嘯良久主人酒掃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徽之更以此賞之盡歡而去又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徽之曰本乘興而行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耶

宋顏延之好飲酒不護細行年三十猶未婚又嘗乘羸牛笨車逢子竣齒簿卽屏住道側又好騎馬遨遊里巷遇知舊輒據鞍索酒得酒必頽然自得位至先

祿

范曄爲尚書吏部郎時彭城太妃薨將塋祖夕僚故並集東府曄弟廣淵時爲司徒祭酒其日在直曄與司徒左西屬王深宿廣淵許夜中酣飲闕北牖聽挽歌爲樂義康大怒左遷曄宣城太守

沈昭畧字茂隆性狂儁不仕公卿使酒仗氣無所推下嘗醉晚日負杖携家賓子弟至婁湖苑逢王景文

子約張目視之曰汝王約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畧
耶何乃瘦而狂昭畧撫掌太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
癡奈何王約奈汝癡何
謝靈運爲侍中陳疾退居於會稽因父祖之資生業
甚厚奴僮旣衆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
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千里莫不備盡登躡嘗着
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
伐木開逕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臨海太守王琇驚
駭謂爲山賊徐知是靈運乃安又要琇更進琇不肯
靈運贈琇詩曰邦君難地險旅客易山行在會稽亦

託室彬性飲酒以瓠壺瓢勺抗皮爲肴饘着帛冠十
二年不改易以大瓠爲火籠什物多諸詭異自稱下
田居婦爲傳蠶室或諫曰卿都不操各器何繇得升
彬曰擲五木子十擲輒韃豈復擲子之拙吾好擲正
極此爾

褚賁辭爵讓與弟綦仍居幕下及王儉薨乃騎水牛
出弔以牛繫門外柱入哭盡哀而退家人不知也
梁王籍爲大司馬從事中郎遷中散大夫猶不得志
遂徒行市道不擇交遊

庾仲容博學少有令名頗任氣使酒好危言高論士

友以此少之唯與王籍謝幾卿情好相得二人時亦不調遂相追隨誕縱謀飲不復持簡操久之復為諮議參軍出為黟縣令

謝幾卿為尚書左丞性通脫意行不拘朝憲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時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後以在省署夜著犢鼻禪與門生登閣道飲酒酣呼為有司糾奏坐免官

劉綏字舍度為湘東王中錄事處遠有氣調風流迭省名高一府皆云不須名位所須衣食不用身後之

多徒眾驚縣邑也

王敬弘為天門太常山郡無事恣其遊戲累日不回王僧達性好鷹犬與閭里少年相馳逐又躬自屠牛位至中書

南齊張欣泰為直閣步兵較尉戍羽林監欣泰通陟雅俗交結多是名士下直輒遊園池着鹿皮冠衲衣錫杖挾素琴有以啓世祖者世祖曰將家兒何敢作此舉止

丘靈鞠宋世聞名甚盛入齊頗減蓬髮弛縱無形儀不治家業王儉謂人曰丘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位

至長沙王車騎長史大中大夫
下彬爲右軍將軍家貧出爲南康郡丞彬頗飲酒擯
棄形骸作蚤蝨賦序曰余居貧布衣十年不製衣一
袍之緼有生所託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爲人多病起
居甚疎縈寢敗絮不能自釋兼攝性懈情懶事皮膚
澡刷不謹澣沐失時四體耗耗加以臭穢故葦蓆蓬
纓之間蚤蝨猥流淫癢涓灌無時怒害探揣獲撮日
不替手蝨有嘯言朝生暮孫若吾之蝨者無湯沐之
慮絕相弔之憂安聚乎久襟爛布之裳復不懃之討
捕孫孫息息三十五歲焉其畧言皆實錄也爲車騎

譽唯重目前知見

周弘正爲散騎嘗侍夏月著犢鼻禪承朱衣爲有司
所彈其作爲如此

後魏薛喬字豫孫父爲立中將軍性豪爽盛營園宅
賓客聲伎以恣嬉遊

柳遠字季雲性躑躅無拘簡時人或謂之柳癩好彈
琴耽酒時有文詠爲肅宗挽郎

北齊司馬膺之家富於財厚自封殖王元景邢子才
之流以風素重之以其疎簡傲物竟天保世淪滯不
齒

裴英起聰慧滑稽好劇譚不拘儀簡

劉遜字子長少而聰敏好弋獵騎射以行樂爲事愛
交遊善戲謔郡辟爲功曹

顏之推好飲酒多狂縱不修邊幅時論以此少之位
至黃門侍郎

後周盧柔性聰好學頗使酒誕節爲世所譏請後仕
至開府儀同三司

唐李伯藥以蔭補三衛隋太子勇召入東宮補通事
舍人伯藥少時疎放好與綺紈公子相追以詩酒爲
務十年不徙官所與交者亦當時有名之士

李客師特進衛國公靖季弟也少任俠善騎射嘗以
馳射爲事不事大業末爲涿郡倉曹書佐太守崔弘
度甚愛狎之每與之爲弋獵絲竹之寶貞觀初拜右
武衛將軍累封丹陽郡公尋以年老致仕退居昆明
之別業然而馳射不衰四時縱禽無暫休息京城介
南山四至澧水鳥獸皆識之每出則鳥鵲之類千萬
爲羣隨逐噪之時臨昆明池鳧鴈亦皆散去郊野號
爲鳥賊卒時年九十餘贈幽州都督陪塋昭陵
唐敬嗣則天初爲房州刺史好擗蒲飲酒其孫汪無
學術頗有祖風開元末爲蜀州唐安令與楊國忠博

徒相得

賀知章爲祕書監晚年猶縱恣無復規簡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祕書外監遨遊里巷醉後屬辭動成卷軸文不加點咸有可觀

路恕爲懷州刺史累遷賓客嘗侍第有佳林園自貞元初李紆包佶輩迄於元和未僅四十年朝之名卿咸從之遊高歌縱酒不屑外意未嘗問家人事人亦以和易稱之

揚元卿少孤慷慨有才畧及冠尚漂蕩江嶺之表縱遊放言時人謂之狂生元卿官至太子太保

崔咸爲祕書監少有林壑之志往往潛遊南山經特不反旣冠連中文科猶長於篇詠好飲酒每風月孤靜吟嘯移時多悽愴流涕至酣醉則已鄭餘慶李夷簡皆辟於幕中如奉師友

後唐馬郁在武皇幕累官至簡較司空祕書監武皇與莊宗禮俱厚歲時給賜優異監軍張業本朝舊人權貴任事人士脅肩低首候之郁以滑稽侮狎其往如歸有時直造卧内每賓僚宴集承業出珍果陳列於前者食之必盡承業私戒主膳者曰他日馬監至唯以乾藕子置前而已郁至窺之知其不可啖異日

韞出中一鐵搗碎而食之承業大笑曰爲公異饌勿
敗餘食按其後率如此

晉盧詹天福初拜禮部尚書分司維下與右僕射盧
質散騎嘗侍盧重俱在西都數相過從三人俱嗜酒
好遊山水塔廟林亭花竹之地無不同往酣飲爲樂
人無間然維中朝士目爲三盧會嘗委順性命不營
財利開運初卒於維陽詹家無長物塋具不給少帝
聞之賜布帛百段粟麥百斛方能襄其塋事贈太子
少保

楊凝式天保中爲太子賓客尋以禮部尚書致仕居
伊維之間不以晝夜爲拘恣其狂逸多所干忤自居
留已降咸以俊才者德莫之責也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總錄部

